



威尼斯電影節的萬千星輝中，辛芷蕾憑《日掛中天》裏的「美雲」一角，讓世界看見中國性格演員的鋒芒——這個角色不僅讓她鎖定了「家喻戶曉的國際巨星」之願，又再次加熱一個耐人尋味的行業命題：是好角色成就優秀演員，還是好演員賦予角色靈魂？答案或許藏在「恰如其分的劇本與創作土壤」裏。影片公映在即，銀幕上的「美雲」能否掀起更廣泛的情感共鳴？帶著這份對「好表演」的好奇追問，香港文匯報獨家專訪影片導演蔡尚君——這位曾摘得威尼斯最佳導演獎的創作者，卻用一種「挺笨的」方式和香港文匯報記者分享着當下他對電影創作的情感剛需。 ●文/圖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

有些電影的片段，會像一顆投入湖心的石子，在影迷的集體記憶裏漾開長久的漣漪。《日掛中天》的結尾，辛芷蕾飾演的「美雲」在車站對張頌文飾演的「葆樹」，給出那猝不及防的「一下」，不少看過首映的觀眾會發出「啊」的一聲。不管是揚起的二聲「啊」還是短促的閉合「啊」，都捎帶着大家對這突然一下的些許疑惑：是戲劇衝突，還是普通人求而不得必須要來的一下？蔡尚君用無比確認的眼神看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說，「這一幕，一定是影片恰如其分的結尾。」

熟悉導演蔡尚君的觀眾，或許會從這份篤定裏，看到他一貫的創作底色。從早年聚焦邊緣群體精神困境且拿下威尼斯電影節最佳導演獎的《人山人海》，到後來探討人性慾望與道德邊界的《冰之下》，他擅長在粗糲的現實肌理中，捕捉人物細膩的情緒震顫。而《日掛中天》，是他創作生涯裏的溫和轉向——不再用尖銳的社會議題製造衝突，更想把鏡頭對準普通人的日常，在悶熱的廣州街巷、嘈雜的服裝市場裏，打撈那些被忽略的精神微小。

和蔡尚君聊天，彷彿能順着他的話語，走進「美雲」那如沙漏一般不斷流失的日子裏，而悶熱、黏稠的體感更是讓許多觀眾感覺到透不過氣。當「美雲」再次遇見「葆樹」，那種本能地愧疚和想要償還的執念就甩不掉了。在孕育新希望以及一個多月的「償還」照顧後，當「葆樹」要悄然離開時，她知道她渴求的原諒沒法像沙漏一樣，可倒置重來。

「這一下，真不是硬加給她的。」蔡尚君說，「美雲」正在進行的感情無疾而終，工作裏的無奈吃虧，以及肚子裏的新生命嘩地一下流走了，最後她懵懵懂懂給出的那一下，不是宣洩，更多的是一種鏈接。「雖然這個方式是暴力、不好的，但在我看來這是極致向善的一刀。」蔡尚君很自然想到「美雲」說，「你是好人，我是惡人」，這句話裏有多少自我情緒的拉扯？影片講的故事其實很簡單：當一個人曾在監獄裏為你受皮肉之苦，一個在物質世俗的「自由」裏被現實煎熬着。當偶然相遇，面對內心那種難解的焦灼，他們能做什麼、會做什麼？

為了讓這份普通的「日常感」落地，蔡尚君前期也花了大量時間走訪了廣東多個城市的大街小巷。就比如第一場戲，為了找到和電影氣質相符合的醫院，他走遍了廣州大大小小、公立私立30多家醫院，還特意去爬了很多醫院的樓梯。「我要的不是『廣州』城市的標籤，而是這裏真實的生活。」

讚辛芷蕾令「美雲」真實豐富

當一座城市日常的生活成為片場，辛芷蕾、張頌文、馮紹峰，他們三個很自然地把角色演活了。蔡尚君說，馮紹峰的戲份不多，卻演得很對。有了以往截然不同的內斂張力。張頌文對角色的琢磨細緻到骨子裏，他懂「美雲」每一個眼神裏的猶豫，每一次沉默裏的掙扎，所以能最大程度給對手戲留出豐富的發揮空間。

聊到辛芷蕾，蔡尚君也曾用「偉大」來形容她的表演。「辛芷蕾最好的地方——她是體驗派。」在蔡尚君的鏡頭下，「體驗派」的辛芷蕾給得實在。「要真實去感受，她才能相信這一刻這個人是她。而這就是典型的辛芷蕾。」有一場戲，辛芷蕾根據自己現場的身體情緒和反映給出了修改和調整。

「葆樹」追到服裝城找「美雲」，而「美雲」正準備直播賣貨。原本的劇本裏，兩人是站着對話，可辛芷蕾現場感覺後提議，「不如邊化妝邊說吧？」她覺得，「美雲」是承受不住「葆樹」那帶着審判的眼神……化妝動作既能掩飾不安，也能自然地逃避這種目光。

「這就是一個演員能提供的豐富，她讓一個角色從劇本文字到一個影視形象的確立。」在他看來，好的表演從來不是技巧的堆砌，而是某一刻，演員心裏生出的真實動機。「這種動機，可能來自身體的本能反應，也可能來自她對生活的理解。」作為導演，蔡尚君習慣從理念上把控方向，但有時，演員從身體層面傳遞出的感受，反而更貼近角色的本心。「當然，也需要平衡。」蔡尚君笑着補充，有時候演員沉浸在局部細節裏，可能會忽略影片的整體性，這時候就需要和演員慢慢溝通、調整，「這種相互打磨，也是劇本角色能立住，能被國際認可的創作土壤。」

那麼，到底什麼是好電影？蔡尚君的答案很純粹：「能讓人感動，讓人覺得舒服，還能看到情感的多樣性，就是好電影。」他想起畢贛導演的《路邊野營》，眼裏滿是欣賞：「那部電影的想像力太輕盈了，看完之後，就像春風吹過心裏，特別清新。」

而《日掛中天》的好，在他看來，不止是讓辛芷蕾收穫了國際影后的榮譽，更重要的是，它借着「美雲」這個角色，講出了中國普通人的情感混沌與曖昧糾葛。「我們總愛講傳奇故事，卻很少把鏡頭對準普通人的精神生活。」他感慨，大多數人每天都活在道德的含混裏，那些說不出的愧疚、理不清的掙扎，很少被真正抬上桌面剖析，「而《日掛中天》，就是想把這些正常的、真實的精神情緒流動給大家看。」

▲導演蔡尚君2011年憑《人山人海》獲銀獅獎。
資料圖片
►眾主創在廣州前期勘景。
受訪者供圖



《日掛中天》探普通人情感混沌

導演蔡尚君：



●蔡尚君導演表示好電影能看出情感的多樣性。
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攝

佳片貴在耐看豐沛



▲(左起)馬雙、蔡尚君與辛芷蕾進校園交流。
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攝

►美術指導翟韜(右)為「美雲」找到真實的工作環境。
受訪者供圖

聲音細節塑角色內心波瀾

影片9月在平遙國際電影展首映，蔡尚君和觀眾一起入席看片。「我能感受到現場的呼吸，大家都在跟着『美雲』走，幾乎沒人低頭看手機。」他語氣裏有欣慰——因為對一部電影來說，觀眾願意「沉進去」，就是最直接的肯定。但他也坦誠，那次首映的聲音效果是有遺憾的。

「很多細微的聲音太小了，那些藏在聲音裏的情緒，沒能完全傳遞出來。」在蔡尚君眼裏，聲音從來不是配角，而是電影的靈魂之一。「別覺得視覺佔了七成，聲音就只配佔三成。」網傳影片來來回回剪輯了47次之多，其實很多就是對細節的把控。

「畫面做到了簡潔流暢，可聲音起來之後，那種節奏感、氛圍感，會完全不一樣。」蔡尚君說，影片最後10分鐘，團隊花了大量時間打磨聲音的層次。「美雲」在汽車站衛生間那段戲，外面的汽車喇叭聲要加多少才不刻意？抽水時的「滴滴」聲，怎麼才能剛好帶出那種無形的催促感？從衛生間出來，環境音慢慢弱化，而她腦子裏的嗡嗡聲漸漸放大，像踩在棉花上一樣的恍惚；直到走出車站，嘈雜的人聲、廣播裏「去貴州的旅客請檢票」的提示音突然湧來，她才慢慢回到現實——「這一層一層的聲音，要像絲線一樣緊緊連在一起，一直推到觀眾心裏，一刻都不能斷，不然情緒就散了。」他細細描述着，那些看不見的聲音，其實都在悄悄塑造着角色的內心世界。「這就是電影的視聽感受啊，那些藏在細節裏的愉悅感是耐看的。」



用回「笨」方法拍故事 照見中國人當下的精神世界

特寫

《日掛中天》的開場，就定下了它獨有的基調。和蔡尚君以往的作品相比，這部電影少了對社會的尖銳批判，多了對個體情緒的溫柔凝視。「我已經過了那樣的階段了。」他坦言，當下這個時代，人們的社會情緒早已不同，他想通過「美雲」，回應的不是宏大的命題，而是最樸素的關切：「中國人現在的精神生活，到底是什麼樣子的？」

「現在的電影，太喜歡講傳奇了，好像普通人的精神世界，就不值得被看見。」蔡尚君語氣裏的悵然依舊在耳邊。但事實上，我們之中的大多數在道德面前都是含混的、曖昧的，不曾真正抬上桌面被剖析。我們很習慣談到一半，就把事情含糊過去，不去深究問題，所以我們普通人內心的分析就沒有了。

對「普通人」的關切，其實是蔡尚君創作的一貫主線。從《人山人海》裏為弟尋仇的礦工，到《冰之下》裏在慾望中迷失的走私犯，再到《日掛中天》裏在愧疚中掙扎的服裝店主，蔡尚君的鏡頭裏有很多普通小人物的精神世界，這些電影

都能喚起大家對另一種經驗的感同身受。

正常的普通人的故事怎麼講？「我想講的，就是『美雲』這樣一個普通人的日常。」太太韓念錦作為影片編劇，今次是兩人第一次合作，蔡尚君認為，電影都是由劇本開始的，劇本的形成沒有捷徑可走。和編劇一頁一頁對內容，保證角色的真實可信，情節合理，這個過程他們一起打磨了很久，才達成了審美的共識：避開宏大敘事，避開概念先行，只聚焦於「微小」的情緒與心念的流動。

「以前寫劇本，還會刻意設計一些橋段，這次不想這樣了。」蔡尚君覺得，這部電影不靠情節轉折推進，也不用閃回填補空白，就用一種「挺笨的、很傳統的方式」，去呈現一個普通人的情感態度。

「韓念錦在德國生活了九年，身上帶着德國哲學與文學賦予的理性思維。她寫的不是故事，是思想，是人心念流動的軌跡。」蔡尚君笑着說，韓念錦的視角讓影片多了一份對內心的凝視，而「美雲」這個角色，放到哪個時代都成立。

美雲是人堆裏的人

很少有電影拍出廣東無盡夏裏的濕熱、黏糊。《日掛中天》不僅讓廣東電影首次入選國際三大電影節主競賽單元，自此粵產電影挺起了胸膛。讓很多大灣區觀眾對電影裏的悶熱有了強烈的體感溫度。

前日(1日)導演蔡尚君、主演辛芷蕾與製片人馬雙攜影片《日掛中天》亮相第3屆粵港澳大灣區大學生電影周暨第21屆廣州大學生電影展「晚風FUN映」電影之夜，與年輕電影學子暢談影片創作心路。問到角色的核心魅力何在時？辛芷蕾說，這個角色的魅力其實就是隨處可見的普通人，「關鍵演得像個活人」，希望觀眾多多支持。談及「少聽建議」話題，她表示人生只有一次，最重要的是堅定自己的信念。重回廣州，辛芷蕾動情稱，廣州是她離家奮鬥的起點，回憶那段經歷感覺就像是「初戀」一樣。

「『美雲』是人堆裏的人，是一轉身就能融進人群的普通人。」為了找到這個「人」，影片美術指導翟韜2024年2月就獨自來到廣州。為《七月與安生》《小小的我》做過美術指導的他說，美術取景和置景的核心，就是為「美雲」找到真實的生活環境和工作軌跡。他跑遍了廣東多個服裝產業集中的城市，最後和導演蔡尚君一致認為：廣州的氣質和體量豐富深厚，有着他們需要的樸實且真正感受得到的生活環境和城市背景。

「美雲」是十三行服裝檔口的店主，一個為了生活忙碌奔波的外來者。「她的房子，更多帶着房東的品位。」翟韜在置景時，沒有刻意去改造房間，只是添了一些臨時的物件，比如符合「美雲」服裝店堆放衣物的簡易衣櫃。「這些添加的小物件，能自然帶出她的生活狀態——匆忙、臨時，卻又在努力把日子過下去。」

在十三行周邊考察時，一個不起眼的十字路口讓翟韜停住了腳步：就是這裏了，「美雲」應該會在這裏修鑰匙，會在這裏來來回回地走。「一個外來者，進入本地生活的關係。」拍現實主義題材，翟韜認為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現實主義。從美術指導的呈現來說，理解一個人物，更多的是發現組合；要去創造是挺難的，只要組合好，她就是你獨特性的組合。

「我始終感覺這個人應該是在人堆裏面。」翟韜說，他們要的不是「創造」一個「美雲」，而是從廣州的街巷裏「撿」出她的生活：租客的身份、檔口的忙碌、對本地生活的淺淺融入，是十字路口人堆裏的人。